

# 怀念甄权

■刘战西



甄权墓（资料图）

1978年，我在卫校读书时，学习《中国医学史》，第一次知道了隋唐名医——甄权，许州扶沟人。因我是扶沟人，而甄权也理应是我中医学的前辈，故有一种情结，总想把他的一些医学成就与生活弄清楚。

毕业后，忙于工作，忙于生活，疲于奔波人生，故成了一直未能了却的心愿。

近期因一事去扶沟崔桥，返回途中，下

决心到甄权墓看一看。几经询问打听，终于到了包屯镇西北的郝岗东侧的岗地——甄权墓的所在地。这片墓地东西宽有200米左右，南北长有300到400米。郝岗东侧的南北向的岗地，在1938年黄河泛滥时，应该是露出水面的。故岗上有不少明清时期的墓地和碑楼，其中不乏一些当时当地颇有些声望的人士的墓。

在偌大一片墓地中，几经反复，终于找到了甄权墓。坟墓无什么特别的建筑，是一个大约长4米、宽3米、高3米的土堆，外表满布灌木杂树。在南侧一片小杂树下，用尽眼力，终于看到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水泥制的一方标记牌：“扶沟县文物保护单位 甄权墓”，落款是“扶沟县人民政府”，时间是1978年。

上到墓顶，看到的景象让人心寒：口径在20到30厘米不等的盗洞有四五个，看盗洞的外观，不知已经存在多少年了。还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插曲：当时快接近甄权墓时，询问正在附近收割玉米的一个中年妇女，“哪一个是”的时候，那个妇女竟反问我：“你是来盗墓的吗？”我满怀对中医前辈、对我扶沟人引以为傲的隋唐名医甄权的虔诚，结果在一位农妇的眼中竟化作一泡狗屎！真是无语了！再来说这些无知盗墓贼，一个与唐太宗李世民直接交往的名医，既非官，也非吏，人故之后，只有为后世留下医疾治病的故事，只有传说中的除病解痛的高超技艺，能有什么金瓶财宝葬于墓中？为何要把1400年前修建的甄氏名医的“住宅”弄得千疮百孔呢？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：甄权出生在约公元

541年，也就是南朝梁大同七年，卒于唐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，著有《针方》、《脉诀赋》各一卷，《药性论》四卷，以上著作均已亡佚，但其中一些学说核心部分可见于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一些著作中，其对后世的影响作用了，在医学史中与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与华佗、孙思邈等泰斗级中医先辈，绝不在一个等量级上。甄权最为后世称道的也就是一卷《明堂人形图》，说白了，就是一张针灸经络挂图而已，不足为道。

但重要的是，后人多为忽视、现在全民都在讲的养生的方法，甄权却开了历史先河。甄权极为精通颐养摄生之术，深知吐故纳新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，并主张清淡饮食可使胃气调和，增长精气。

换言之，早在1400多年前，甄权即明确提出了养生的基本原理与原则，应该是中医养生的鼻祖，就是在人体的机能代谢方面，要及时吐故纳新，而在饮食方面，则以清淡饮食为宜。中医认为：胃为后天之本，常清淡进食，可使胃气调和，胃气调和则五脏之精气可纳人体之百脉，增长精气，人何不健也？

据《旧唐书·列传·卷一百四十一》记载：

贞观十七年，权年一百三岁，太宗幸其家，视其饮食，访以药性，因授朝散大夫，赐几杖衣服，其年卒。正是甄权的养生之道，使其长寿一百又三岁，甄权以养生之术被唐太宗李世民获知，就有了盛唐开元之治的皇上亲自到甄权家中，看看甄氏老中医究竟吃些什么食物，再询问常以用作食疗的中药药性，大概也想讨个什么“长寿秘方”吧。

## 写一首诗 纪念伟人毛泽东

■刘金玲

请让我写一首诗  
用虽不算华美却足够深情动人的语言  
请让我响应并遵从心灵的呼唤  
尽情抒发  
对世纪伟人毛泽东永不忘却的纪念

四十年前的那一天  
神州泪飞，山河悲咽  
那只有共产党才能缔造的新中国

谁说没有了最卓越的领路人和领头雁  
会不感到深深的迷茫和伤感

而我们总是要一想再想  
想着百多年前诞生在湘江长沙韶山冲  
那位学不成名誓不还，立志出乡关的少年  
想着万里长征转战，雪山草地烽火硝烟  
想着大浪淘沙英雄洒血，时代风云变幻  
风吹浪打星火燎原，今朝竟风流谁主沉浮

今天，请让我写一首诗  
表达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的我们  
对伟大开国领袖的怀念眷恋  
诗人豪情，战略家胆魄，好男儿壮志胸怀  
思想不老精神指引，中华儿女竟渡共扬帆

## 怀念

■刘忠全

请告诉我，  
怀念是什么样的情状？  
是云雾，整日缠绕着桂山？  
是细浪，终年轻泛在漓江？  
是北方永冻的冰雪？  
是南国不凋的春光？

请告诉我，  
怀念是什么样的声响？  
是沙漠里寂寞而坚忍的驼铃？  
是雨林中喧闹而动听的鸟唱？  
是月光下洞箫的呜咽？  
是晨起时牧笛的悠扬？

也许有一种怀念  
似地心深处的岩浆，  
几千年的红热，  
亿万载的激荡，  
尽管封闭的石层不容它喷涌，  
它也不会在沉默和远离中死亡。

## 蔡河情结

■陈明静



我的家乡是豫东平原上一个小小的村镇，童年的记忆里，大约有千把口人，住的都是用土坯垒起的墙、上面用麦茬草盖的低矮小房，街上也有酒馆、饭店、粮行、肉架子等生意，然而最使 I 不能忘怀的是一条静静的蔡河，从老家门前南边流过，进入沙河后再入大海，它带给我童年的快乐将是终生难忘的。

听老辈人说，蔡河是宋朝时一位姓蔡的官员负责开挖的，是为了灌溉陈州以南的大片土地，那时候陈州三年灾荒，旱得寸草不长，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清官而起名蔡河。

蔡河在门前流淌了一年又一年，一辈又一辈，我的童年就是在蔡河边度过的。那时看来，河面约有五六米宽，两三米深，河水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，各种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，有红鱼、鲢鱼、鲫鱼，河岸边拐弯处有大片芦苇，密不透风，有一种鸟叫苇渣鸟，常在芦苇荡里，“喳喳喳”叫个不停。较浅的河边有大片大片的荷叶翩翩起舞，荷花开放了，有白色的，有浅红色的，随风摇摆，散发着清香，有时候也能看见几滴水珠在荷叶上随风滚动，像晶莹的珍珠，映衬着初升的太阳，熠熠生辉，蜻蜓在水面上飞来飞去，点起涟漪一层层，慢慢地向四周散去。

曾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着我去蔡河边洗衣服，我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，不一会儿，就会有成群的小鱼游过来咬脚指头，我就使劲地拍打着水赶它们，但有时也会将洗衣服的竹篮子放到水里，等小鱼钻进篮子猛地一提，就能捉到好多条小鱼。

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都跑回家搬来芦席席往河岸上一放，仰望着天上星星眨

着眼睛，像黑色幕布上缀着的宝石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我们玩着闹着，说着笑着，南风慢慢吹来，那种凉爽沁人肺腑，舒服极了，不知不觉便进入梦乡。不知为什么，那时我极少发现有过蚊子、蝇子。

紧挨着蔡河西有一座大石桥，是用大石条砌成的，那石条大得惊人，不知道先人是怎样从山上运来的，上面还放着用石头雕刻的两条龙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忽然连降暴雨，河水猛涨，水面挨着龙头，咆哮着、翻腾着向东流去，惊动了两岸的百姓前来观看，但由

于河道畅通，竟安然渡过了汛期，当年蔬菜仍喜获丰收。

不知不觉五十年过去了，今年的夏天由于天气太热，电扇扇的风全都是热风，我不适应，况且蚊子咬得人难以入睡，我又回到了蔡河边。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丛生的杂草，各种垃圾填满河道，河水已断流，颜色变得黑如墨水，各色塑料袋狼籍满地，显然已成了垃圾场。昔日的蔡河已不复存在，我只能用回忆来安慰自己。唉，蔡河啊蔡河，你何时能变回我记忆里的那个样子？